

象的變化，知者不能知其終始，故不足以汨亂我的和氣，不可以進入我的靈府，使內心常保和豫，日月都無間卻，而與物爲春，這便是接物順時的心地。」（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）淵明的靈府之間，有著莊子「外化而內不化」的意境。

如果簡單的歸結他一生的儒道轉變過程：他少年時有著儒者之狂的意氣，出仕後心境漸轉爲儒者之狷，而從儒者之狷接泊入道家型態的高栖的生活意境。因此，可以說淵明的歸隱情態是偏向於道家的隱遁，而在理性上他又堅持儒者一種固窮的志節，於是在生活意境上是道家，而在理性認知上則是儒家。他的處世是道家的栖隱，而有儒家狷潔的高致。他的生活是道家的耦耕隴畝，而有儒家憂道不憂貧的堅持。他的心境是道家的自然閒適，而有儒家僂俛善道的惕厲。他不但是隱逸詩人之宗，他所展現的儒道思想、生命人格也成爲後代所謂隱逸者所應具備的人生情調的標準模範。

四、陶淵明和酒

淵明喜歡喝酒，不只是淵明，當代的名士無不喜歡喝酒；不只是當代的名士，歷來所有的文人，幾乎無一不喜歡喝酒。喝酒有喝酒的境界，我以爲喝酒的境界應以淵明爲第一。因爲他無酒則已，有酒必喝，喝則期在必醉，不論酒是名貴、是薄劣，不管對象是達官貴人、是村夫走卒；若是沒人陪伴，他仍然可以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相較之下，雖如阮籍之獷達好飲，但他喜歡作青白眼，看見禮俗之士，便以白眼對之；意氣相投之士如嵇康輩，齎酒挾琴造訪，便很高興，以青眼對之。心中仍然存有物我貴賤的分別，沒能達到「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爲貴」的酒中深味，所以喝酒的境界不及淵明。雖如孔融之寬容好士，也常感歎說：「坐上客常滿，尊中酒不空，吾無憂矣。」一定要高朋滿坐，才能無憂，猶不能品嚐獨飲之趣，故喝酒的境界也不及淵明。後代文人，如唐杜甫寫了一首〈飲中八仙歌〉，描寫詩人醉後的狂態：

知章騎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汝陽三斗始朝天，道逢麴車口流涎，恨不移封向酒泉。左相日興費萬錢，飲如長鯨吸百川，銜杯樂聖

稱避賢。宗之瀟灑美少年，舉觴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樹臨風前。蘇晉長齋鏞佛前，醉中往往愛逃蟬。李白一斗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張旭三杯草聖傳，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雲煙。焦遂五斗方卓然，高談雄辯驚四筵。（《杜工部詩集》卷一）

知章喝酒喝到掉入水裏。汝陽看到酒就流口水。玄宗招李白，欲造樂府新詞，白在酒肆已經喝醉，玄宗使人以水灑面，令執筆寫成十餘章。張旭三杯便衣冠不整，焦遂酒後話又太多。這些醉態總有一些失之過狂，性情總因喝酒而表現失宜。不像淵明喝醉便睡，既沒有情緒憤張的姿態，也不發雄辯的酒語，喝酒的境界所以高不可及。

淵明〈五柳先生傳〉自言：

性嗜酒，家貧，不能常得。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。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；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

因為家貧，所以他喝酒大多是別人請客，請客者或是慕名而來，或是親舊鄰居，不論請酒的目的為何，淵明只在飲酒，別的不搭調的話一概不須論及。江州刺史王宏想認識他，他稱疾不見，自言性不狎世，不敢以王公紆軫為榮。王宏令人探候，知道他要到廬山，於是讓他的老友具酒在半路上邀候，淵明一看到酒，便在野亭中喝起來，王宏這才出來相見，淵明也無忤色，共同坐下，歡飲終日。以後王宏只要想相見時，便具酒在林澤間等候他，在酒米乏絕時，也常常調濟他。他們之間，以酒為橋梁，偶然搭合而成林間之友，自然不會以華冠軒冕之語相聒。若像另一位刺史檀道濟，對他說：「賢者處世，天下無道則隱，有道則至，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？」陳腐之論，話不投機，雖以梁肉相饋贈，淵明一麾而去之，這可以看出他和顯貴之間喝酒的意態。〈飲酒〉詩中有一首說：

清晨聞叩門，倒裳往自開。問子為誰與？田父有好懷。壺漿遠見候，疑我與時乖。褰縷茅簷下，未足為高栖。一世皆尚同，願君汨其泥。

深感父老言，稟氣寡所諧。紆轡誠可學，違己詎非迷？且共歡此飲，吾駕不可回。

鄉曲老父情深，備酒相待，看淵明與世不協，生活又縲紲拮据，才以世態相勉，和達貴的勢利語不同，故淵明誠懇的為老父剖白心跡，儘管老父不一定能理解。這是淵明酒中的執著。

當時文名甚盛的顏延之，和淵明是舊知，曾因官事過潯陽，日日來訪，每來必共淵明酣飲致醉。及臨到要離開潯陽，還留下二萬錢給淵明，淵明則悉數遣送酒家，作為往後去喝酒時的預付酒錢。這是淵明酒中的豁達。

親友知舊若備酒邀請，他欣然便往。即便共坐時，不認識主人，也開懷暢飲，毫無一絲不自在之意。喝醉後便回反，不曾有所請託拜訪。若是親友知舊來訪，不論貴賤，有酒則陳設共飲，他若先醉，便直接對客人說：「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」有一次，一郡將來，正好釀酒初熟，淵明便脫下帽子瀘酒請客，瀘畢又帶回頭上。這是淵明酒中的率真。

淵明既深耽於酒，對於酒中趣味自別有一番體會。《荊江詩話》說淵明是：

事不可為，心復難任，故借酒以排之，醉則庶可忘也，凡集中云酒者多如此。阮籍全真，終不事晉，與先生之酒，均為合道。

又說：

先生所存，豈六朝人所能望及，以是知先生非真好酒也。（以上引文見《靖節先生集》卷二）

心事沒辦法圓滿，便借酒醉以排之、忘之，此等舉措，和世俗失意而酗酒的人，相去幾許？以此論淵明的酒德，可以說相去不啻萬里。喝酒所追尋的意境，淵明詩中本有自我表白。〈連雨獨飲〉詩說：

故老贈余酒，乃言飲得仙。試酌百情遠，重觴忽忘天。天豈去此哉？任真無所先。

世間神仙本是虛妄，但一飲便真如世間神仙，胸中百種凡情，都離心遠去，再酌則忽然渾忘天機。淵明是在酒中契會自己任真的心性和造化的天機合而

爲一。〈飲酒〉詩說：

故人賞我趣，挈壺相與至。班荆坐松下，數斟已復醉。父老雜亂言，
觴酌失行次。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爲貴。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。
莊子說：「今者吾喪我。」又說：「以道觀之，物無貴賤。」忘我忘物的意境，
莊子是在理智中以道觀之，淵明則是在杯酒的品嚐中呈顯出來。

其次，酒能使人忘憂。忘卻紅塵是非的憂愁，〈飲酒〉詩第十三首：

有客常同止，取舍邈異境。一士常獨醉，一夫終年醒。醒醉還相笑，
發言各不領。規規一何愚，兀傲差若穎。寄言酣中客，日沒燭當秉。

忘卻富貴名利相爭逐的憂愁，〈飲酒〉詩第一首：

衰榮無定在，彼此更共之。邵生瓜田中，寧似東陵時。寒暑有代謝，
人道每如茲。達人解其會，逝將不復疑。忽與一樽酒，日夕相歡持。

忘卻人生不能突破自身生命的有限的憂愁。〈己酉歲九月九日〉詩：

萬化相尋異，人生豈不勞。從古皆有沒，念之中心焦。何以稱我情？
濁酒且自陶。千載非所知，聊以永今朝。

又淵明時常獨飲，酣觴賦詩，以樂其志，自認爲是黃帝堯舜上古時代的
百姓，陶醉在那簡樸而純真的時日裏，同時也感覺到一種寂寥、孤獨的情懷，
故他的獨飲有著欣樂和慨歎交心的雜糅。〈時運〉詩：

斯晨斯夕，言息其廬。花藥分列，林竹翳如。清琴橫床，濁酒半壺。
黃唐莫逮，慨獨在余。

喝一杯酒，賞一叢菊；彈一曲琴，歌一段詩。地偏人靜，心遠意高。杜甫說：
「寬心應是酒，遣興莫過詩。」正是他的生活寫照。

淵明在獨飲中，有一個最爲賞心悅目的情景，而他也深能沉飫於其中的
樂境，那就是邊斟酒邊細看著妻小的點滴生活場景，〈和郭主簿〉詩：

春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。弱子戲我側，學語未成音。此事真復樂，
聊用忘華簪。

〈歸去來兮辭〉說：

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。攜幼入室，有酒盈尊。引壺觴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。

家居和樂，一杯在手，這時未嘗不是人生一大樂事。他又寫了一首〈責子〉詩：

白髮被兩鬢，肌膚不復實。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。阿舒已二八，懶惰故無匹。阿宣行志學，而不愛文術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。通子垂九齡，但覓梨與栗。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

寫兒子而天趣橫出，不是因諸子不肖，才進杯中物，應該是在進杯中物之時，樂想諸子天真的性情，而流露出對他們的期待。

有時獨酌無聊，只好邀身影共飲，寥落孤寂之情可見。〈飲酒〉詩序說：

余閒居寡歡，兼比夜已長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，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

〈雜詩〉第二首說：

氣變悟時易，不眠知夕永。欲言無予和，揮杯勸孤影。

李白〈月下獨酌〉詩：「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；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」便是師法其意。〈連雨獨飲〉詩：

自我抱茲獨，黽俛四十年。形骸久已化，心在復何言。

淵明對孤獨有很深的體會。大凡每一個人的心靈，都自堆砌成一塊禁地，他人難以闖入，心靈蘊思越精細，堆砌的禁地就越森嚴，好比攀登山嶽，越達高峰，視野越大，但立腳處越少，孤獨感也越深。所以眾生芸芸，我立其中，而往來都不相識，孔子說：「莫我知也夫。」莊子說：「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！」生命的孤寂，自有生命即伴隨著來，似乎每個人多少都要咀嚼它。

大凡真解酒中趣的人，對酒的感情必是又愛又畏。愛的是酒所帶來的忘憂、忘我，甚至是可以一切渾然都忘的意境。畏的是長期飲酒過量對身體所造成累積性的傷害。淵明深知酒中的樂趣，也深知酒的壞處，〈神釋〉詩說：

日醉或能忘，將非促齡具？

〈止酒〉詩說：

平生不止酒，止酒情無喜。暮止不安寢，晨止不能起。日日欲止之，營衛止不理。徒知止不樂，未知止利己。始覺止為善，今朝真止矣。

酒雖然傷身，但傷身之害是隱藏性而又長遠累積而成的，不易察覺；而當下所喝的酒味之趣，則是非常明顯而濃厚，很容易把握，因此一般人總是盡興於具體的酒趣，對於長久性的傷害只是懷著一層畏懼但模糊的印象。而且不能兩全其美的是：適度的小酌，並不能激發忘的效果；儘管不必大醉，也須超量，才能使心神恍惚的酒趣呈現。何況淵明又認為，人的一生不滿百歲，若有酒不飲，徒然使形骸拘屈，心意不快，又有何貴於此不滿百年之身？因此他雖然「始覺止為善，今朝真止矣。」然而終其一生，仍舊是止不了酒。故喜歡喝酒的人，就常在此愛之又畏之的心情中，舉杯喝下去！

五、陶淵明和農耕生活。

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！」從上古以來，農夫生活，便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既已和大地相親，安守田園，其間作息勞苦不勞苦，本無所繫心，他們也自不繫心。由於讀書人自命歸隱之後，言耕作辛苦，而農夫始自言苦。人終其一生，自必須為生活勞動，或是勞心，或是勞力，而勞力者食人，勞心者食於人，各盡其分。孔子說自己不如老農、老圃，又說：「君子憂道不憂貧，謀道不謀食。」故孔子以好學樂道自居，食不求飽，居不求安，《論語·述而篇》：

子曰：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

〈衛靈公篇〉記孔子在陳絕糧，從者皆病，子路埋怨說：「君子也會困窮麼？」孔子說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像這樣，他自然不會有抱窮之歎。陶淵明既然不願以心為形役，自應勞形，但他歸耕之後，又時常表示耕作辛苦，這裏他所表現的是讀書人的歸耕的辛苦，不是農人力耕的辛苦。〈雜詩〉之一：